



憶往事

徐復觀雜文

時報書系 243

4

時報書系
243

徐復觀雜文

憶往事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時報書系 243

徐復觀雜文——憶往事

著者 徐復觀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二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五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平裝新臺幣一〇〇元

精裝新臺幣一四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一九七七年舊曆除夕前一日攝於故友唐君毅先生家中。



一九七七年舊曆元旦攝於九龍書齋



一九七八年秋偕諸生郊遊時與內人王世高攝



一九八〇年舊曆元旦，趕寫陸機文賦疏釋時李君滿吉所攝。
此文即於是日寫成初稿。

雜文自序

一

蕭君欣義，大學時代是我的學生。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執教於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學問已經比我這個過了氣的老師好得太多了。去年夏季，他利用休假時期，在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收集研究資料。真想不到我們得此機會見面時，和東海大學師生相處的情形，一點也沒有改變，這應當算是人生難得的遭遇。我偶然向他說，「這些年來在報刊上刊出的一些雜文，你有沒有時間為我看一遍？把其中太無聊的淘汰掉，把你覺得還有些意味的彙印出來，作為生命歷程中的紀念」。他於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用他一貫的精勤懇篤地態度，把放得亂七八糟的文章，一篇篇的看，一篇篇的貼，再按年月分次序，按性質分類別，殘缺的還想方法搜補，再把整理好的影印一全份，連同抽出的，交我自己保存，他

帶着可以付印的到臺北，又由大學時代同期同學的陳君淑女重閱一遍，聽取他的意見，接洽出版的地方。總計他爲我編了一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由八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一部「文錄選集」，及經他重閱一過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由學生書局出版；而費力最大的，是這裏印行的約八十萬字的雜文。他非常寶貴地休假時間，就這樣爲一位過了氣的老師浪費掉了。

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是我四十年的老友。偶然在他給我的長途電話中我問他，是否方便印這些雜文？他慨然允諾。中間又麻煩楊社長乃藩先生，親自編閱，裏面有兩篇殘缺的，他居然爲我找到補全。我一生虧欠朋友的情誼太多了，這即是一例。

二

我入東海大學教書後，時間精力，轉到學術研究方面去了，二十多年來，也刊出了兩百多萬字的著作。我好似一個夜行人，總希望能在黑暗中標出一條可以回到自己家裏的路，儘管現實上我並沒有家。在漫長而艱苦地研究歷程中，又寫了這些雜文，乃說明我和我所處的時代的不幸。一九六九年我到香港後，要靠這些雜文及刊出這些雜文後面的友誼來維持生活。同時，我所處的時代，也壓迫我的良心不能不寫些政論性的文章。所以寫雜文是爲了吃飯；但有的雜文，却是在拿起筆時，忘記了自己身家吉凶禍福的情形之下寫出來的。每星期七天，五天時間我是面對古人，一天半或兩天時間我又面對當代。這種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

今在生活中的循環變換，都來自我們國家的遭遇對我所加的鞭策。

後漢書張綱傳載有順帝曾選派八位使者考察地方的政治風俗，張綱也選在裏面。當七位使者都前往被分派的地區時，「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放棄考察工作，上書條劾當時以外戚專政的梁冀的罪惡。我每想到此一故事，總湧起一番不知其所以然地感激之情。我於一九六九年秋來到香港，漸漸明瞭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運用尚未成熟的紅衛兵羣衆暴力，摧殘「反右」以後僅存的知識分子，否定人類長期積累的教育成規，毀滅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隔絕人類所共有的世界文化，湧現出亘古未有的全面性的野蠻行爲。當我寫文章時，要把這種「豺狼當道」的情形熟視不睹，採用避重就輕的手法，寫些不痛不癢的東西，這是我的良心所不能允許的。但是，香港經過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再加上由鐵幕而來的神秘氣氛，社會上所受的壓力太大了；我並不能完全不顧慮這種壓力。同時我也知道，辦刊物和報紙的朋友，刊出我這類的文章，不是爲了需要，而是爲了我們私人的友誼。所以我曾向一位朋友說，我本想寫十篇的，因抑制而只寫六篇七篇。本想責難十分的，也因抑制而保留三分四分，却不能完全不寫。同時我除了感謝肯刊出我這類文章的朋友外，也得感謝香港的左派人士，他們對我這類的文章，一直忍耐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月間，才罵我是「文特」「蒼蠅」，在這以前，都是各行其是，和平共處，這比我過去所遭遇的幾次圍攻，要平順多了。香港處在夾縫中的言論自由，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依然是值得寶貴的。

三

我的雜文，包括的範圍相當廣泛；許多是由各個方面，各種程度的感發才寫了出來的。但以受到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及其遺毒的震盪為最大。這一震盪，直接間接，波及到我精神活動的各方面。震盪是發自良知所不容自己；在震盪中堅守國族的立場，維護國族的利益，不知不覺地與大陸人民共其呼吸，同樣也是來自良知的不容自己。良知是中國文化的根源，是每個人所以成其為人的立足點。先秦已有人指出，人民是「愚而神」的。人民所以在愚蠢中能發出不可測度的神智，以判斷政治社會上的大是大非大利大害，就是因為人民在自己生命之中能發出他隨生命以俱來的良知的的作用。這是任何人在擺脫私利私見的一念之間，即可在自己生命內得到證明的最真實地存在。我不了解對這種基性的文化，如何可用過時的，架空的，實際關連不上的唯心唯物物的濫調，來加以扭曲、誣蔑、禁錮以致使整個國族的文化，走上絕域，永遠要靠警察，特務，來維持廣大而深刻的道德危機。

世界不是為人而存在，所以人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因為有了人，世界才被人所認知，才被人不斷發現這樣的一個世界。因此，人依然是世界一切問題的起點。不過，在兩千多年前莊子却強調了「真人」的觀念；在這一觀念的後面，意指著芸芸衆生，能算得真正是人的很少。我的雜文中，正如楊乃藩先生為我所作的標題一樣，有的是屬於我所思所憶的。假定在這樣文章中，能保有幾許真人的意味，我便應感到滿足。

目 錄

- 1 ● 雜文自序
- 1 ● 軍隊與學校
- 7 ● 抗日往事
- 22 ● 垃圾箱外
- 47 ● 娘子關戰役的回憶
- 59 ● 瞎遊雜記之一
- 64 ● 瞎遊雜記之二
- 69 ● 瞎遊雜記之三
- 77 ● 瞎遊雜記之四

- 82 ● 瞎遊雜記之五
- 87 ● 瞎遊雜記之六
- 92 ● 瞎遊雜記之七
- 105 ● 瞎遊雜記之八
- 110 ● 瞎遊雜記之九
- 115 ● 瞎遊雜記之十
- 120 ● 瞎遊雜記之十一
- 125 ● 瞎遊雜記之十二
- 130 ● 從「瞎遊」向「眯遊」
- 136 ● 和妻在一起
- 140 ● 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
- 143 ● 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之死
- 151 ● 懷念溥心畬先生
- 155 ● 溥心畬先生畫冊序
- 158 ● 痛悼吾敵 痛悼吾友
- 165 ● 附錄：殷海光「病中語錄」

- 250 ● 太平山上的漫步漫想
- 245 ● 上下兩代之間的問題
- 240 ● 港居零記
- 235 ● 話鬼
- 231 ● 哀唐生
- 226 ● 遠龔熊師十力
- 221 ● 熊十力先生之志事
- 213 ● 「死而後已」的民主鬥士
- 210 ● 悼念戴君仁教授
- 204 ● 悼念葉榮鐘先生
- 199 ● 悼念蕭一山 彭醇士兩先生
- 195 ● 悼魯實先教授
- 188 ● 感逝
- 184 ●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特性
- 180 ● 悲魯迅
- 168 ● 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

261 255
● 跋 ● 春節懷舊
楊乃藩

軍隊與學校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是很流行的成語。可是到底是秀才講理些呢？還是大兵講理些呢？就我的經驗來說，歷史上最不講理的是秀才，最能講理的莫過於大兵。

軍隊是由大兵組成的，學校是由秀才遞變而來的知識份子組成的。到底是軍隊中有是非呢？還是學校中有是非呢？就我的觀察來說，學校由小而大而研究院，校級越高，越與合於事實的是非相反；只要不是太墮落的軍隊，是非觀念，一定遠超過大學與研究院。下面我先舉出一件親身經歷的例證的一面。

初任軍官當場獻醜

我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和二十三期留日的陸軍士官同學，因反抗而被捕，而退學返

國。却在長江一帶，怎樣也找不到工作。後來由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寫封信給白崇禧先生，在南寧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分派我到警衛團第一營去當上尉營副，這大概是二十一年六月前後的事情。當時廣西精兵減政，勵精圖治，雖與中央處於對立狀態，但全省只有軍隊十五個團。警衛團長馮璜，在日本住過步兵專門學校，聽說是白先生的得意幹部。第一營長白如初，聽說是白先生的侄兒，但不是很親的。我頭天下午搬進第一營部，和營長見面，人倒也蠻和氣。第二天是星期一，全團到北校場去操制式教練。在操場，營長順便介紹和三個連長見了面。這是我第一次和我國軍隊發生關係，我以好奇的心，隨着營長東看看，西看看，腦筋裏却是空空洞洞，一無所有。在收操半小時前，團長下令，各營集合，由各營長指揮，操營制式教練。我們的營長突然地「報告團長，我的喉嚨痛了，請徐營副代我指揮」。團長聽完後，只說一個「好」字，責任便交到我身上了。可是，第一，我從來沒有喊過中國口令；而中國的口令和日本的口令，大同中却有小異，這是我當時一上操場便可以聽出的。第二，當士官學生，排制式教練還要輪流練習，每人只有一兩次機會，我可能一次也沒有輪流到，更從來沒有指揮過連教練的機會。何況是一個營，一下子站在我面前一大堆，把我的腦筋和眼睛弄得有點發昏了。第三，營長大人事先沒有打半點招呼，可以說完全是出於我的不意，心理上沒有絲毫準備。可是這是不能講理，不能叫饒的。把心一橫，我不作隊形變換，只是「開步走」的走走，也就混過了。於是從「立正」喊起，接着「向右、看齊」，再接再是「挖槍」，當時廣西挖槍的口令有預令，「我依日本口令，沒有分出預令來，全營的槍上肩，已經是前後參差。陣勢有點不穩了。再「開步走」以後，走到校場一邊的盡頭時，當然

要喊「向後轉走」；可是「走」字落錯了腳，全營希里嘩啦地轉得亂七八糟，笑聲和罵聲都有。正不知道怎樣下台的緊急關頭，團長跑過來接替了我的指揮，這樣才能收操完場。

終憑實學湔雪前恥

在回到營部的路上，我當然要思考這個情勢。跑了這麼遠的地方來當上每月七十元毫洋的營副，第一次出操，便出了這樣大的笑話，實在應當捲行李了。但是這樣一來，笑話傳開以後，人家便用這一個笑話來下我的判斷。軍事知識，我自信比他們高得多，便把臉皮一厚，決心要幹出一點名堂給他們看看後再走。從這天起，白營長的面孔不管對我怎樣冷淡，也完全不放在心上。當時年紀輕，好勝心強，又有的是精力；除了出操外，自己趕忙翻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所謂秘本戰術講授錄。

過了一個多月，全國實行一個連續想定的作戰演習，即是兩個支隊，由行軍、遭遇戰、陣地徹夜、攻擊防禦、退却、追擊的連續演習。演習完了以後，團長把全團排附以上的軍官，集合在一間大教室裏，作演習後的講評。我以為這是團長和中校團附（當時的中校團附是江西的楊種之先生，現時還在臺灣）的責任，我們不過去聽聽而已。但團長却「請第一營白營長先講，以後各營長繼續講」。大概他是準備各營長講完後，由自己或中校團附作總結。我們的白營長聽到團長的指示後，立刻站起來，「報告團長，我學的已經落伍了；徐營副回國不久，學的很新，請他代表本營講。」白營長話一講完，引起滿堂的笑聲。團長說